

恋死

GAOXUE JINGJIN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王蒙

著

生亦死 恋心

王蒙

著

生死恋
Shengsilian

插图 邱志杰

出品人 刘景琳
责任编辑 顾国富
特约编辑 淡霞
责任技编 秦雪虹
装帧设计 @许_天琪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死恋 / 王蒙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9.7
ISBN 978-7-5598-1776-1

I. ①生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87103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(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8 号 邮政编码: 100176)

开本: 787 mm × 1 092 mm 1/32

印张: 7 字数: 100 千字

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~12 000 册 定价: 3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好的故事（前言）

我听到过不止一位写小说的前辈、同行、后生说过，写小说与娶媳妇一样，是年轻人的事。还有人以多少多少年纪以后再不写小说，表达自己的适可而止，清凉明智。还有一位说老了以后，一想到写小说，烦。

但是去年底看到比我大五岁的号称九秩高龄的徐怀中的长篇新作《牵风记》，新年伊始，又看到七十大几的冯骥才的长篇小说《单筒望远镜》。我自己呢，在《上海文学》2019年第1期上发表了《地中海幻想曲》，在《人民文学》2019年第1期上发表了《生死恋》。我，对不起，虽然这样

说涉嫌嘚瑟，我好像掀起了一个写小说的小高潮，恋完了，曲完了，我立马投入非虚构小说的经营，现在，这篇文稿在我的电脑硬盘里猫着。

我对人说，写小说的感觉是找不到替代的，你写起了小说，你的每枚细胞都要跳跃，你的每一根神经，都要抖擞，不写抖擞，写成哆嗦也行。

大冯回答说，写小说的时候有一种成了仙的感觉。

是的，模写也罢，纪实也罢，你在创造一个世界，你在用语言激活人物和灵魂、情感和想象，你唤起眼泪和激情、关注与猜测。当然，还有好人的与智者的思想。

每次与每次都不一样。六年前《人民文学》上刊登了我的一篇写山村农民的小说，他们的一位编辑接到同学来信，说你们怎么敢用与王蒙的名字相同的名字标注作者。他们没有想到我也写农村。这次呢，一位朋友告诉我，如果把《生死恋》的题名放到一大堆小说名目中让她猜，费尽洪荒之力，她也不会想到王蒙的小说起这样一个标题。

我的责任编辑说，她已经把王蒙列入可以开拓出新领域的青年作者名单以内。

王蒙老矣，写起爱情来仍然出生入死。王蒙衰乎？写起恋爱来有自己的观察体贴。毕淑敏告诉我，日本有一种说法叫成长到死。那么小说也可以创造到老，书写到老，敲击到老，追求开拓到老。我还喜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伯南克的名言：“所有的故事都是好的故事。”我喜欢这句话，虽然全然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的引用是注释我的意思：就是说，包括悲哀与失落，种种经验都可以得到文学的滋润，发芽，长叶，开花，结果。让文学滋润普天下的人生吧。

目 录

好的故事（前言）

生死恋 / 001

邮 事 / 149

地中海幻想曲 / 197

美丽的帽子 / 204

纪念无可纪念的人生故事（跋一）/ 212

“非虚构小说”？（跋二）/ 214

生死恋

一、蜂窝煤之恋

所以顿开茅只能从煤球与蜂窝煤并存的那几年说起。也许它们往昔的使用是对大气环境的破坏，雾气重重非一日之烟。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按照同院长大的尔葆的“父亲”吕奉德最看好的德国法律，起诉煤球与蜂窝煤已经过了追诉期限。

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顿开茅常常梦见摇煤球。煤球的烟味儿有一些哈喇，似乎还有发面丝糕与肉皮冻气息。蜂

窝煤的烟味儿却有几分清香，但是香得虚假廉价。顿开茅，一九四六年二战结束后出生，他爹说他们是正黄旗，满族。或谓他们本姓纳兰，是词人纳兰性德一宗，顿是他爹参加革命时改的姓，避免由于人们对于革命的选择而贻害家在白区的亲属。其实满族无姓，弄个姓是为了对中原文化的认同。

顿开茅对人生对生命的第一个感觉是煤球烟。那时北京市民大多烧煤球，把煤末子与黄土掺和在一起，加水，用大柳条筐篓摇成玩具风格的球儿，大致路数与如今元宵文化一致。侯宝林说过相声，嘲笑外国专家用各种仪器检验元宵，不得制作元宵放入馅子的门道。善良的中华百姓，他们的科技骄傲是煤球与元宵。这种煤球由于煤末子与黄土不均匀，常常烧不透，那时垃圾堆上爬满穷孩子，他们拿着一种专门的铁爪，敲开烧过的茶色煤球，寻找剩余的仍呈黑色的“煤核”，凑几斤可以卖废品。孩子们爬垃圾堆捡煤核，是中华民国古都北平的一道风景，是堂堂民国气数已尽的刺心征兆。

到人民共和国以后，改善了煤球做法，实现了模具化与

一点点机械化，煤球的形状是两个小铁碗互压而成，所有的球球都围腰显出肚圈，少了煤核，少了黄泥烧成的陶块。

烧煤球儿的时代与大杂院、养猫、满天麻雀与乌鸦还有猫头鹰与蜻蜓、萤火虫的记忆混杂在一起。蜻蜓那时叫鸚鹞，鸚鹞本意是一种小鸟，读“留离”。下完雨北京城到处都是鸚鹞低飞。还有槐树上的吊虫、冬天漫天大雪、电石灯下的炸豆腐泡与豆面素丸子汤的记忆浑然一体。顿开茅此生最初闻见的煤球味道，除上述综合丰满的念想以外还混杂有猫儿屎尿气息，这尤其臊腥得动人，泪眼糊糊，往事非烟，往烟如歌，几十年岁月不再，却是真实百分百。远去淡出，与你告别挥手，与院落墙上的猫的叫春号声一道渐行渐远。

在仍然寒风料峭的早春，春天的生气使猫儿躁动如狂，号叫如受刑，上房顶如功夫特技。猫的爱情与人相近，叫上几次，会见几次，结识几次，试探几遭，两情相悦，叫作缘分。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房愿为互叫猫。却也有互叫三夜，拜拜衣马斯的失恋。然后到了那一天那一晚，已经相识相悦的猫

再闹上几小时，一分钟交配，又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，雌猫屋顶打滚，完毕。生命的交响与小夜曲就是这样纯真动人而且尴尬可悲可怖。然后一切味道留在煤球的燃烧里。然后现代化集约化的民居没有了猫的惨叫与烧煤球的气息，现代化的兽医科学做好了所有宠物的去势，除了人自己，并留下了后患。

顿开茅退休以后有时怀念过往，惊今叹昔，相信古人孔子与苏格拉底都没有可能半辈子看到那么大的变化。极好的变化，也令人时感生疏与些微的怀旧。

从三进大院出门往左再往右三百米，是一家煤铺，那里的工人阶级个个脸上乌黑。那里的一个孩子，旧社会连续两年想上一家比较好的师范附小，没有被录取。那个孩子教给开茅唱《二进宫》：“你言道，大明朝，有事无事，不用那徐、杨二奸党，赶出朝房，龙国太，自立为王！”顿开茅全身心地向往现代化与美丽中国，但是在他的猫爹（毫鳌）之年，想念摇煤球黑头发小。他一直误学误唱，把上述花脸唱段尾

句唱成“自立，威武”！

要点在于顿开茅家烧煤球的当儿，他父亲顿永顺服务的吕先生家里烧的是蜂窝煤。后来又率先改液化石油气，改天然气。白净的、戴过好几样眼镜的、最初高高在上的吕奉德先生像是天上的大神。蜂窝煤烧起来没有不良刺激，烧出来仍然保持着原先形状，直接夹出来就行，减少了煤灰。而用烧火棍捅下去的灰白的灰，轻轻细细，碰到一点风就成烟雾，像后来舞台上常用的喷雾剂——二氧化碳干冰。它更高级，好像还有点老练，如果不是阴柔。

吕奉德先生住在大四合院的二进。第一进住顿开茅一家与司机。第三进住厨子、清洁工与园丁。第三进后还有果园，樱桃和枣、梨、柿子，香椿。而最重要的是藤萝，架上紫花串串，香气袭人，摘下花串，放上冰糖，与面粉一起做成藤萝蒸饼，令人雀跃。

蜂窝煤曾经是一种新技术，说它是用无烟煤制成的蜂窝状圆柱形煤体，由原煤、碳化锯木屑、石灰、红（黄）泥、

粉等混合基料和硝酸盐、高锰酸钾等组成的易燃助燃木炭剂所组成，有十二个孔。

在煤气、液化石油气特别是天然气已经成为家用主要燃料的当今，在能源早就实现了管道化网络化全民化的二十一世纪，品味着关于蜂窝煤的说法中的物理、化学、能源、技术元素，顿开茅仍然保持着某种敬畏和依恋。

可惜的是记忆中煤的形状不大像蜂窝，倒是像均匀切开的一节一节全等的乌黑的藕，切薄一点，就更是美丽的黑藕片。

吕先生是个人物，无怒而威，无言而博，无姿态而气场深邃无底。吕先生的夫人苏绝尘老师也是那样的非同小可，气质高雅，举止迷人。据说她是在法国马赛留过学的人，回国后没有外出做过事，静静地待在家里。说是她协助吕先生的专业学术与社会生活，无求于家外大世界。她的笑容如莲如菊，清新喜悦，你只在法国小说里的插图上见过这样的笑意。她的笑靥更是黄河以北罕见。他们家有别的家里看不到



的自动拨号电话机。当时的城区电话五位数字。据说更早是把电话固定在墙上，拿起电话，有电话局的接线生与客户联络，客户报告说“请接2局（西四、平安里一带）2508”，然后说话，如果2508有人接电话的话。

顿开茅的父亲顿永顺，是组织上派来协助吕先生管理这个院子的，相当于吕奉德先生的管家，但是那时已经不时兴“管家”一词了，顿永顺被称为顿秘书或顿主任。开茅长大以后，怎么看怎么觉得爸爸永顺个子像篮球队员，声音像歌手或广播员，姿态却像旧社会的跟班。更重要的是顿永顺的眼睛，他长着特别迷人的宛转的眼角，雅致而又灵动，鲜活而又痴诚，加上他的浓重眉毛，招引着偶然邂逅的目光。顿秘书常常到吕先生家里请示报告，商量夏季除蚊、深秋弹棉花、冬贮白菜、采购年货、卫生免疫、接种打针种种事务。永顺同志满面含笑，双手中指按着两边的裤缝，礼节绵密，京腔悦耳，举止透着老北京的文明周到。尤其是顿永顺与苏老师说话的时候，他们的相互笑意令人愉快升华，加强了他

人的全面自信自爱。

吕先生不上班，但是常常被莫斯科人牌专车送到这里那里某个地方开会说话。然后他回来读书写字。他家客厅正墙上，挂着一个镜框，内有几行德语文字和中文，是他本人译出来的歌德名言：“阳光越是强烈的地方，阴影就越是深邃。”说什么那两行德语文字，是汉堡大学校长给他题写的。他家里有一台日本产留声机，从他们的房间时而传出“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”演唱的《甘露寺》《霸王别姬》，还有周璇的《花好月圆》。开茅不久就熟悉了“和衣睡稳”与“凤衫翠盖，并蒂莲开”这样的不知其详不知其义的唱词。有时候，还可以听到苏老师对于梅老板、周璇的声与魂的应和跟随。

大约二十世纪中叶，吕先生似乎摊了点事，一天被带走了。永顺秘书同志也被找去谈了一些次话。

人们发现，苏绝尘老师的坚强冷静出人意料，她的脸上偶尔现出一点皱眉的表情，此外，若无其事。次年夏天，在意外的变故冲击中岿然不动的吕夫人生了一个儿子。这个孩